

張洄

前半生放任 後半生皈依

他是九十年代中國最火的藝術家之一，當年渾身塗滿蜜糖坐在公廁裏任昆蟲魚肉，誕下動魄驚心的一幕。後來隻身走到美國生活，又身披鮮肉漫步紐約街頭，一次一次都讓人感受到他的極端。數年前，他卻回歸故地，但不再用上偏激的行為藝術表述。看着屹立於展館裏的香灰雕塑和香灰畫，有股既詭異又寧靜的氛圍。原來，當年的激進小子皈依歸佛了。

大半生的歷程，四十六歲的張洄花了一小時回憶。他本來拿出一根菸，可就一直說，久久沒有點着。

撰文：陳筠而 攝影：劉玉梅
部分圖片由張洄工作室提供

東村的烏托邦生活

「講一個故事。我二十多歲在北京的一晚，跟一班藝術家朋友瘋狂喝酒。我喝得很醉，端起一碗麵條扔出去。後來朋友告訴我，防暴警察在凌晨時分找丟麵條的人。原來麵條丟到對面鄰居大門上。而前兩天，碰巧有人向那戶人家開槍，所以警察把兩件事聯想在一起，他說『你做藝術就做藝術嘛，不要亂搞』。」張洄笑道，這是他在北京東村裏其中一件最荒唐、最不可思議的事。

跟中國很多九十年代出身的藝術家一樣，張洄離開家鄉，到北京唸藝術、做藝術。1991年打後八年，他的落腳點就是東村——一個離三環有一公里的郊區。喊它東村，是張洄和當時最早抵達當地的藝術家的共同想法：「紐約有個East Village，是藝術家、音樂家聚居的地方。我跟一羣藝術家朋友有個烏托邦式的想法，想把這裏做成『紐約東村』。」所謂烏托邦，是對自由生活和創作的追求，「我們當時還是年輕人，很自我，堅決不做商業藝術。而最能直接表現自己的，就是我們的身體。」他口中的「我們」，包括馬六明、朱冥等藝術家。

那數年裏，張洄做得最出眾的確是行為表演。《12平方米》就是他很有名的作品，赤裸着塗滿蜜糖的身體坐在廁所裏，人家都說這是他最自殘式的行為表演，也是一種譁眾取寵的表現。張洄



沒有否認自己要惹人注意的心態：「以年輕人的狀態來講，我要大聲喊，才能讓人知道『我來了』。」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直接用身體感受和體驗一種環境，也如發放著最純粹、最自然的力量。用他的話，「身體是自己的象徵，從身體表達，也把力量帶回身體。」他形容，這段時間是蠻幹、放任、不講道理的創作生涯：「那八年時間非常好。」

三十來歲的美國夢

1998年，中國策展人高名潞策劃了一個《Inside Out: New Chinese Art》的世界巡迴展覽。走到最後一站紐約時，張洄是其中一個參展藝術家，之後就移民美國。但當年他已經34歲，英文也不好。「我在北京有種混不下去的感覺，覺得一個年輕人能做的都在東村做了，但依然沒人注意你的作品。抗戰八年也成功，我搞藝術八年卻搞不出頭。」有人邀請他到美國，正好助他實現美國夢，「夢想有飯吃，有房子住。」張洄打趣說。其實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，打算到美國做苦工，怎料情況比他想像的好。

《Inside Out》展覽用了張洄的《為魚塘增高水位》作品做海報，他和幾位男士在魚塘中赤著身體的影像貼滿紐約整個街頭。有了名聲，他開始被畫廊代理，開始做個人展覽。1999年一個很有趣的作品叫《水土不服》，張洄與60多位外國志願者進行全裸行為表演，過程有很多像藏人轉經朝聖、磕長頭的宗教儀式。整場表演就如名字一樣，其實是表達了張洄在美國生活的「水土不服」：「最不同是生活的狀態。從前在北京我是跟大羣藝術家一起生活，每天喝酒、聊天。到了美國以後，我再也沒有喝醉過，有很強的孤獨感。但那是一個人人在

路上必須磨練的孤單感，也讓我學會了獨立思考的能力。」他說最吃驚的是到訪自己一直想像的East Village，看見很多搖滾年輕人，一下子被嚇了，完全不是自己夢想中的藝術村。

那數年在異鄉的日子，他依然選擇用身體表達自己。911事件後張洄曾經掛著生肉在街上行走，像是「救難英雄」與「浩劫餘生者」兩種人物的意象；也曾經裸體躺在冰層上，寓意移居美國後，在消融文化隔閡過程中被凍傷了。張洄說：「我的原則是走到哪裏，那個地方就會成為我靈感的來源。當時我離開了中國，就不需要找中國的東西。譬如魚塘的事情在中國才能實現，在美國也找不到魚塘。這是就地取材的想法，形式不變，精神不變。」

2005年，他卻把基地搬回中國，在上海建立工作室。他笑說，在美國水土不服，但回歸故地就如魚得水了。

與佛結緣

回到中國後，張洄收起了他覺得最美麗的創作媒介——身體，原因是沒法再突破自己了。有趣的是，跳離了偏激，他卻轉到充滿靈性的香灰。「六、七年前一次我到靜安寺，看到一個老女人對著神明不停喃喃發聲。我心裏想，這是什麼的魔力。」突然間，也不知從何來的頓悟，他抓了一把香灰回到工作室，跪在香灰前哭了。後來，他在上海一家素食館裏拜師，成為一位居士。師父給他的法名為釋慈人，當時與他同進行拜師儀式的還有江蘇來的一對年輕夫婦，師父給那位男士法名為釋慈天，女士法名為釋慈地，他們三人就為天、地、人。「我心中本來就有點佛緣，小時候在河南農村與奶奶、叔叔生活在一起，每逢過年前都要去墓地將死去的爺爺和祖



1997年，張洄帶著40多名民工投進魚塘，令魚塘水位微微上升，寓意藝術家用自己的身體，對整個世界產生雖小卻重要的作用，作品名為《為魚塘增高水位》。

宗請回家一起過年。長大了也會跟家人去寺廟敬香拜佛，雖然當時還不理解，但這已是生活的一部分。」

他用香灰作畫，用香灰做了孫中山先生、和尚的雕像，甚至做了一個耶穌的雕像。但其實香灰於他來講，不是香灰，也不是材料，而是一種集體靈魂、集體記憶和集體祝福：「佛和耶穌是人們精神信仰中的神，是人們心底可交流的英雄。而每個人都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，神性就是人性。而且我認為所有神都是好人，它們都是從事共同的職業，就是做好事、講好話，一樣給人希望，耶穌與佛祖只是位處東西，代表兩地文化的人物。」

他說，要是不做藝術家，他會出家了。

《張洄 西風再渡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7月3日

地點：澳門壹號廣場路易威登藝術空間



2005年起，張洄改以香灰作為創作媒介，香灰佛是張洄的最新作品。



2002年，張洄穿著用生牛肉做成的紅「衣服」上街，名為《我的紐約》。



張洄以自殘式的行為表演聞名，最早有1994年的《十二平方米》。

Profile：

張洄

90年代活躍於北京，是中國前衛藝術的代表人物。1998年移居美國紐約，成為從事多種媒介藝術形式的全職藝術家，作品包括《水土不服》等。2005年到上海建立了張洄工作室，創新的香灰畫和香灰雕像為藝術史增添了新的藝術形式。2005年於上海組建了高安基金會，在中國西部貧困地區建立希望小學。